

梁任公文存

羅芳洲選註

梁任公文存

羅芳洲選註

海上教育書店發行

# 梁任公文存

(第一全)

## 售實

印翻准不 有所權版

原著者：梁 啓 超

選註者：羅 芳 洲

出版者：昌 明 出 版 社

印刷者：辛 利 印 刷 公 司

發行所：教 育 書 店

上海福州路東華里六號  
(本店參加聯營書店)

分發行：

漢口交通路  
重慶林森路  
成都祠堂街  
西安南院門

聯營書店

## 序

在最近三四十年中，求其學問淹博，能夠貫通新舊中西，在思想界佔着極重要的位置；而文章又極其動人，無論文言白話，均能取得廣大羣衆的喜悅心理，第一個當數梁啟超。

啟超字卓如，號任公，別號滄江，又號飲冰室主人，廣東新會人。生於清同治十二年（一八七三），幼穎悟，承家學。長學於康有爲，有聲譽。乙未中日戰罷，數上書言事，名漸著。光緒十二年，與同志經營時務報於上海。陳寶箴爲湖南巡撫，聘主長沙時務學堂，以新學教育湖南青年。尋隨其師康有爲入北京，以變法自強之說進於德宗，德宗稱善，頗有倡行新政之意。後因袁世凱告密，致有戊戌之政變。啟超脫難後，至日本與康有爲組保皇黨於東京，發行清議報、新民叢報、政論、國風等雜誌，均採用新語，爲創中國新聞文學的第一人。辛亥革命後，歸國，組織民主黨，更創進步黨，復刊行庸言報，以宣傳其主張。歷任袁世凱總統時代之司法總長、幣制局總裁、參政院參政。洪憲帝制發生，啟超反對帝制甚烈，入滇助蔡鍔起義討袁，袁憤

死。黎元洪爲總統，恢復國會，組織研究會，以啓超爲領袖。民國六年段祺瑞組織內閣，啓超任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。時歐戰方興，中國之與德國斷絕國交，加入協約國，實爲梁氏最得意之主張也。迨歐戰停，開和平會議，啓超渡法，任中國全權顧問，遍遊各國以歸。此後卽絕意政界，專心著作，先後成《清代學術概論》、《歷史研究法》及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諸名著。並在東南、清華等大學作學術演講。民國十八年一月十九日，病故於協和醫院，享年五十有六。

啓超對於政治思想及學術文章各方面，均有莫大的貢獻。姑就文章方面言之：其文筆之縱橫矯健，實爲近世所無。他是首先打破古文義法之一人，在其《清代學術概論》有一段論他自己的文章說：『啓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，幼年爲文學晚漢魏晉頗尙矜鍊；至是自解放，務爲平易暢達，時雜以俚語及外國語法，縱筆所至不檢束；學者競效之，號新文體。老輩則痛恨詆爲野狐。然其文條理明晰，筆鋒常帶感情，對於讀者常有一種魔力焉。』嚴復稱他說：『任公妙才，下筆不能自休。其自甲午以後，於報端文字，成績爲多，一時風行，海內爲之一聳。其筆又有魔力，足以動人。言破壞則人人以破壞爲天經，倡暗殺則人人以暗殺爲地義。』這是

就他的文言講，至五四運動以後，他做的白話文也很不少，除了少數演講的稿子是人家的筆記外，其餘大部分作品都是梁氏自己的手筆。數千言以上的文章，往往一氣呵成，如流水不絕，如天衣無縫，也不是當代諸文人所能企及的。

本書所選，文言白話各半，類皆梁氏的代表作，題材的範圍甚廣，可以當作模範文章讀，也可以當做百科文庫讀。

編者二十五、四十五。

序

■

# 目錄

## (上卷)

制裁與自由.....	二
憂國與愛國.....	二
論進取冒險.....	四
論生利分利.....	八
論毅力.....	一〇
祈戰死.....	一一
動物談.....	一三
惟心.....	一五

目 錄

納爾遜軼事	一六
張勤果公軼事	一九
何先生傳	二二
譚嗣同傳	二三
劉光第傳	二三
楊銳傳	二三
康廣仁傳	二三
楊深秀傳	二三
三十自述	二四
上大總統書	二五
祭蔡松坡文	二六
政治與人民	二七

清代理學概論

八一

蒞北京大學歡迎會演說辭

九一

(下卷)

思想解放	奎
徹底	九
無聊消遣	十
最苦與最樂	十一
人生目的何在	十二
小豪傑放洋記	十三
荒島遊歷記	一四
歐遊心影錄楔子	一五
梁任公文存	三

目 錄

四

凡爾登	三〇
人類歷史的轉捩	三七
敬業與樂業	三九
人權與女權	三七
爲學與做人	三五
學問的趣味	三三
知不可而爲主義與爲而不有主義	二九
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	二八
什麼是文化	二六
評非宗教同盟	二四
美術與生活	二二
治國學的兩條大路	二〇

墨學的根本觀念——兼愛

〔四〕

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

〔五〕

情聖杜甫

〔六〕

目

錄

大

## 制裁與自由

制裁云者，自由之對待也。有制裁之主體，則必有服從之客體。既曰服從，尚得爲有自由乎？顧吾嘗觀萬國之成例，凡最尊自由權之民族，恆卽爲最富於制裁力之民族。其故何哉？自由之公例曰：『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爲界。』制裁者，制此界也；服從者，服此界也。故真自由之國民，其常要服從之點有三：一曰服從公理；二曰服從本羣所自定之法律；三曰服從多數之決議。是故文明人最自由；野蠻人亦最自由，自由等也。而文野之別，全在其有制裁力與否。無制裁之自由，羣之賊也。有制裁之自由，羣之寶也。童子未及年，不許享有自由權者，爲其不能自治也，無制裁也。國民亦然，苟欲享有完全之自由權，不可不先組織鞏固之自治制，而文明程度愈高者，其法律常愈繁密，而其服從法律之義務亦常愈嚴整，幾於見有制裁不見有自由，而不知其一羣之中，無一能侵他人自由之人，卽無一被人侵我自由之人，是乃所謂真自由也。不然者，妄竊一二口頭禪語，暴戾恣睢，不服公律，不顧公益，而漫然號於衆。

曰。『吾自由也，』則自由之禍將烈於洪水猛獸①矣。昔美國一度建設共和政體，其基礎遂確乎不拔，日益發達，繼長增高以迄今日。法國則自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後，君民兩黨互起互仆，垂半世紀餘，而至今民權之盛猶不及英美者，則法蘭西民族之制裁力遠出英吉利之下故也。然則自治之德不備而徒漫言自由，是將欲急之，反以緩之；將欲利之，反以害之也，故自由與制裁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已，又乃相得而成，不可須臾離。言自由主義者，不可不於此三致意也。

①恣睢——恣意怒視也。

②洪水猛獸——喻禍患之烈者。

## 憂國與愛國

有憂國者，有愛國者，愛國者語憂國者曰：『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短？』曰：『吾惟憂之

之故！」憂國者語愛國者曰：「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長？」曰：「吾惟愛之之故！」憂國之言，使人作憤激之氣；愛國之言，使人厲進取之心；此其所長也。憂國之言，使人墮頽放之志；愛國之言，使人生保守之思；此其所短也。朱子曰：「教學者如扶醉人，扶得東來西又倒。」用之不得其當，雖善言亦足以誤天下。爲報館主筆者，於此中消息，不可不留意焉。

今天下之可憂者，莫中國；天下之可愛者，亦莫中國若。吾愈益憂之，則愈益愛之；愈益愛之，則愈益憂之；既欲哭之，又欲歌之；吾哭矣，誰歎踊者？吾歌矣，誰歎和者？

日本青年有問任公者曰：「支那○人皆視歐人如蛇蝎，雖有識之士亦不免，雖公亦不免，何也？」任公曰：「視歐人如蛇蝎者，惟昔爲然耳！今則反是，視歐人如神明，崇之拜之，獻媚之，乞憐之。若是者，比比皆然，而號稱有識之士者益甚。昔惟人人以爲蛇蝎，吾故不敢不言其可愛；今惟人人以爲神明，吾故不敢不言其可嫉。若語其實，則歐人非神明非蛇蝎，亦神明亦蛇蝎，卽神明卽蛇蝎。雖然，此不過就客觀的言之耳。若自主觀的言之，則我中國苟能自立也，神明將奈何？蛇蝎又將奈何？苟不能自立也，非神明將奈何？非蛇蝎又將奈何？」

○朱子——卽朱熹，宋儒也。

○支那——外國人稱中國曰支那。

## 論進取冒險

天下無中立之事，不猛進斯倒退矣。人生與憂患俱來，苟畏難斯落險矣。吾見夫今日天下萬國中，其退步之速，與險象之劇者，莫吾中國若也，吾爲此懼！

歐洲民族所以優強於中國者，原因非一，而其富於進取冒險之精神，殆其尤要者也。

今勿徵諸遠，請言其近者。當羅馬解紐以後，歐洲人滿爲憂，紛競不可終日。時則有一蹇人子，子身萬里，西度航海，舟人失望，怒之極，欲殺之而飲其血，而彼勇撓不屈，有進無退，卒覓得亞美利加，爲生靈開出新世界者，則西班牙之哥倫布士○其人也。

當羅馬教皇威力達於極點，各國君主，俯伏肘下，時則有一介僧侶，悍然揭九十六條檄